

前段时间写回忆任钧老师的文章,提到朱雯老师,又勾起了绵绵回忆。

中文系里,马茂源教授是楚辞专家,他的课,知识含量高;胡云翼的宋词,深受学生点赞,可惜他有政历问题,因此也不能评上教授,或多或少影响了学生来听课;还有调来不久的姚蓬子,他进课堂头发梳得油光水滑,西装革履,口袋里装着古巴的雪茄烟,兴之所至忘乎所以,一边讲小说史,一边抽雪茄。人缘最好,影响最广的是朱雯教授。他讲外国文学,可坐200多人的梯形教室不仅座无虚席,还有各系科的同学赶来,情愿在后面与走廊站着听。他翻译的阿·托尔斯泰的《苦难的历程》,有砖头厚的四大本,令人敬佩得咋舌!还有《彼得大帝》《凯旋门》等许多世界名著,多次重印,深受评论界和广大读者好评。这名气就是一种号召力、吸引力啊!来听课的同学大多从未想过要当翻译家,而是听他的课能增知识启智慧,对人格塑造也受益无穷。

# 朱雯老师

谢则林

哩!小陈老师,朱教授的欧美文学已经讲完了,接着转频道是秦得儒教授讲俄罗斯与苏联文学了。我愣住了。小陈老师又说,朱教授很赏识你的勤奋好学,他曾表示欢迎你上门拜访交谈。他和《上海文学》资深编辑、著名女作家罗洪是一对恩爱夫妻。这使我想第一次上门讨教时刚坐定,一位年长的女士端来茶水放在茶几上,又返过身去拿起热水瓶给朱老师续水。朱老师介绍说:“这是我妻子罗洪。”我想起身向她鞠躬表示感谢,被朱老师按住说,不必拘礼。罗先生穿衣十分朴素,微微一笑就回到

后来,朱雯教授的助

本

是金灿灿的麦收季节,我却想起了白露时圆鼓鼓的红高粱。这种好感源于儿时那张贪馋的小嘴巴。

孩提时,不像现在有那么多零食可挑可选,高粱秆自然成了不花钱就能吃上的一种甜甜的汁液的来源。火辣辣的艳阳天,钻进蒸笼烟罐似的大田里,拿脚一踹,一棵丈余挺直的高粱摇头晃脑着就被咔嚓摺倒,撸去由绿变红的叶子,掐头去尾,既不用水洗,也不用布擦,直接横在手里,送到嘴边,来了一次纯天然食品的享受,那叫一个美!刺啦

几下,斜着嘴用牙咬开韧性较强的“席篾儿”往下拉,直到“骨肉分离”漏出瓤儿,青嫩泛白,赶紧把瓤儿放到嘴里,七嚼八嚼,嚼得腮帮子牙床子发麻,瓤儿瘦得不能再瘦才心甘情愿地把它吐掉。嘴里留下丝丝甘甜,吸上一口气,全身都爽甜爽甜的。嘴角被“席篾儿”划破也不是罕见的事,龇牙咧嘴也得把这甜劲儿吸干,只是瓤儿被染红,腔中略显咸味。

后来,高粱地又成了娃娃们嬉笑打闹“捉猫猫”和青年男女偷偷约会的好场地,大人们干脆把农村男女搞对象说成“钻高粱地”,真是充满了梦幻的遐想。

高粱留给我们青年人永远是甜的印象。

经过数千年的驯化演变,高粱锻炼成了“阳光”与“坚强”的性格,喜温、喜光,但对环境却不怎么挑剔。记得,村子里家家都种高粱,少有成片的,多是在沟沟沿沿的荒废盐碱地上,只要随意撒把种子,就可以有数量不菲的产出。

小苗刚出土时,貌不惊人,经过一次间苗和施肥,特别是在几场透雨后,纤弱幼苗逐渐变得粗壮,争先恐后地拔节舒叶,且不用怎么管理,是不多见的“靠天吃饭”的庄稼。待到扬花吐蕊的日子,疏松的圆锥花序矗立头顶上,散出淡淡的花香。大暑后,更是长势喜人,大片大片的红高粱叶能把田间的小路遮挡得严严实实。到了立秋,那些红的、黑的、黄的高粱籽儿亮晶晶,两面平凸的颖果,层层叠叠地裹在一起。远远望去,灿若云霞。

白露一过,熟透的高粱被运回



自己的房间去了。光阴荏苒。1987年春,在衡山宾馆大礼堂,市作协召开文学颁奖会,我来做采访。我当时发表了不少教育题材的短篇小说与散文,武汉《家长报》和陶本一先生主编的《中学语文报》不约而同向我约稿:前者是“沪上名人家教”系列,后者是“沪上名人谈中学语文教学”。就在我这段期间,我多次拜访了朱雯老师,闲聊加采访。

朱老师先是称赞我们1957级这批同学,虽然当时耽误了不少时间,后来穷追猛赶,学习很刻苦,成长得很有礼,而且特别文明有礼,上门来向他嘘寒问暖的人,比其他级的人多。还有位同学在香港,凡见到朱老师的译作和著作,都买了及时寄来。他点点自己的头又说,瞧我这脑子,名字却想不起来了。我插话说,他是三三班的学生温灿昌,原是印尼的华侨子弟。印尼火山爆发引起海啸,全家人都遇难了。他想去看看个究竟,可是很多人都劝阻,要他想想“死去何所道,托体同山阿!”无奈只得滞留香港就业了。朱老师听了大为感叹。

接着他另叹苦经说,现在带的博士生,说实话,布置翻译的作品,不堪卒读。根子在英语水平,而在中文底子太单薄了。他曾叫八位博士生一起背诵范仲淹的《岳阳楼记》,结果有的两眼白瞪,觉得是遭到“突然袭击”;有的嘴唇在动,“随声附和”应对;当然也有能背得“滚瓜烂熟”的。朱教授说,这就见出差距哎,也可看出不同的情感与理解。说着,



“他朴实得就像中州大地上红透了的一棵红高粱。” 万伯翱画

家,经过晾晒脱粒,蓬松的穗头儿如雨点落地,颗粒归仓。余下的黍秸、穗苗、秆杆,摇身一变成了农村手工艺人的营生工具,什么炕上的席儿、各种锅的盖、包饺子的盖帘儿、拎菜的篮,均是用细细的横竖秆杆交叉而成。还有笤帚炊帚。谁家孩子只要不听娘的话,总免不了挨上几下笤帚疙瘩,我屁股上也偶尔留下这种痕迹。娘说,人长出息了靠的就是笤帚疙瘩的力量与警告。甚至老人去世时,按照风俗要扎“纸马”“纸轿”,出殡时孝子孝孙打的“幡儿”等等,这些在另一个世界里用的物品,其骨架也是黍秸做的。这是物质的高粱,还有精神层面的。

自从莫言写出《红高粱》后,高粱就成了一个符号。莫言说过,八

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50周年。我忆起30年前的1992年,时逢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,日本羽毛制品协同组合(简称日羽协)应我公司邀请来中国访问的一段往事。那是日羽协自成立以来第一次大规模组团访华,访华团成员都是日本各大知名羽绒制品厂商的社长。因为我时任公司驻日代表,受日羽协理事长也是此次访华团团长筑岛先生的委托,由我担任访华团秘书兼翻译,负责安排访华的具体行程。行程表中,除了北京、上海、杭州这些大城市外,在我的极力推荐下,特别加上了一个地方——无锡,因为无锡是中国羽绒主产地之一,而访华团的成员此前都从未去过那里。

从完成对中国几个大城市的访问后,一行数十人浩浩荡荡从上海乘火车过苏州,前往此次中国之行的最后一站——无锡。访华团包下了一节软座车厢,就在这段不算长的旅途上,一个普通的中国列车员给这些日本商界精英上了生动一课,令我记忆深刻。这个列车员多次进入车厢,操着简单的英语热情地推销字画和苏绣之类的各色工艺品。首先,他拿来几件标价上千元商品,无人问津。第二次,他拿来了标价八九百元商品,开始有人动心并掏钱购买,接着他又依次分别拿来六七百、四五百元以及更低的商品,因为一次比一

他就像过去的私塾老先生,摇头晃脑,以手势相助,高低起伏,有声有色吟哦了一遍,居然一字不差。这令我记忆立即穿越时空回到童年。为避战乱,学校停课,我在隔壁锁老先生办的私塾听了三个月的课,听他的吟哦,我对《百家姓》《千字文》,尤其是《三字经》理解得更深刻了。由此推及,那些博士听了朱教授的吟哦,定会有所思,有所收获。朱教授给博士生重温初中语文课,启发我写了篇《中学语文教学,如何为学生未来发展打下扎实基础》,发表在《中学语文报》头版头条,引起不少读者关注。不久后朱雯教授来电话问我,吉林省有家报纸转载了你这篇文章,有没有通过你?我考虑了一下说,现在稿费也不高,没有稿费的那10年,我们也照写不误。不在乎,让他们转载扩大影响也是好的嘛。朱老师笑笑说,你宽容大度也是好事一桩啊!

后来我跟朱教授失联,骑自行车前去打探,新来的物业所长和居委主任都不知他们搬家搬到哪里去了。我猜测,可能住回松江老家了,但也无法

月深秋,无边无际的高粱红成汪洋的血海。高粱高密辉煌,高粱凄婉可人,高粱爱情激荡……随着“高粱们”被翻译成多国语言文字,中国的高粱红遍了全世界。高粱被捧上了天。但无论被捧得有多高,它都得回到大地上。春天,耐得住寂寞,不挑三拣四地成长。夏天,遇上烈日,倔强地挺直腰杆。秋天来了,拖着沉甸甸的子子孙孙,待丰收的子实颗粒归仓。冬天一到,整个躯体都经过千刀万剐后改了名换了姓,仍然萦绕在人们琐碎的生活之中……如果人人都像高粱那样朴实,这个世界该有多好,不是吗?

联系上。几年时间一晃而过,我去上师大采访几位老教授之余,闯到母校人事科,一位中年的科长接待了我。他翻阅人事档案提要,告诉我,朱雯老师已于1994年10月7日去世。朱雯教授一生勤于笔耕,发表创作170多万字,翻译作品500多万字。他在事业上呕心沥血,谱写的心曲高亢又有磁性;我这个伴唱者的心曲,借朱老师和罗洪老师的光芒,也就勉强强强、马马虎虎唱得算是凑合了。

七夕会 俗话说“七月半鸭,八月半芋”,小时候每到这个时节,奶奶都会领我去菜场里买上一只不老不嫩的鸭子,还有新上市的毛芋艿,回家给我做一锅香喷喷的芋艿烧鸭。她说,秋天的鸭子最肥美,加上芋艿,吃了去秋燥。这道芋艿烧鸭必须小火慢炖,颇费工夫。一到家,她就开始在厨房里忙活起来了。奶奶身材微胖,个子不高但腰板很直,做起事来风风火火的。这种时候,我会主动要求帮忙打下手。灶膛里的柴火烧得噼啪作响,奶奶让我帮忙加柴。我小心翼翼地用火钳夹起一根木棍往里面塞,火苗“呼”地一下蹿起来,又是一阵响,还伴着火星儿飞出来。我吓得火钳一丢,躲到奶奶身后,她只好又给我派了一个切小葱的活儿。可是我又不会切菜,她便一手握着我的手,教我握住刀,另一手给我反复地示范:把手指弓起来,关节顶住刀面,“一定要记住,这样才不会切到手指”。看认真地摆好了姿势,她才放心。芋艿好切,但剥起来很麻烦。先洗干净表皮上的泥土,放入锅中隔水煮熟,晾凉后才好剥皮。奶奶从不让我碰生芋艿的皮,因为会弄得皮肤很痒。我好奇地问,为什么你不怕它呢?“你的手嫩,我的手老,所以不怕。”收拾好鸭块和芋艿块,开始起油锅了。锅里冒出菜籽油的气味,“喇啦”一下,鸭块下锅,奶奶一手挥动大铁铲,一手麻利地拿起灶台上的调味料往锅里加,架势仿佛音乐指挥家,锅碗瓢盆和油盐酱醋的交响曲在她的指点下,气势恢宏地铺陈开来。

# 中日合唱《无锡旅情》

李成振

抵达成无锡天色已晚,尽管外面露倦色,但还是打起精神参加了当地政府举办的欢迎晚宴。在大家品尝了无锡美食之后,我站起来说:“诸位一路辛苦了,为给晚宴助兴,我斗胆献歌一曲。”话音一落,掌声四起,于是我仗着三分酒兴一展歌喉,演唱的是我拿手的一首日本歌曲《无锡旅情》。这首歌由日本词曲作家中山大三郎创作于1986年,并由著名歌手尾行大作在有着“日本春晚”之称的红白歌会上演唱,歌声悠婉动听,以传统的日本演歌曲调表现了令人心驰神往的异国风情,是日本家喻户晓的名曲之一。无锡之夜,演唱此歌,应时应景。果然,我的歌声一起,众人才恍然惊觉,失声道:“哎呀,我们到了《无锡旅情》中的无锡啊!”熟悉

的旋律立马感染了在座的日本客人,引发强烈共鸣,他们纷纷鼓掌叫好,开始时有几人轻声唱和,唱着唱着,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,很快歌声大作,我的独唱演变成了集体大合唱,把晚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,歌声中,大家旅途的疲惫也一扫而光。第二天,在去往产地参观的大巴车上,我拿出事先在日本买好的《无锡旅情》卡式录音磁带,放在车载音响上播放,日本客人一边望着车窗外美丽的无锡风光,一边跟着录音带哼唱。就这样,一路上伴随着《无锡旅情》的悠扬歌声,他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羽绒产地,加工厂,游览了旖旎太湖、鼋头渚,亲临其境体验了一把歌词中描绘的异国风情:“从上海过苏州,坐上火车驶向太湖畔水乡无锡。小船摇曳走运河,古老帆船在疾行,远处的小岛,美丽的三山,鹿顶上望太湖……”在圆满结束访华行程返回日本时,日本客人异口同声地表示,这次访华非常成功,收获颇丰,特别是无锡之旅给他们留下了难忘而美好的印象。而最大的收获莫过于,在我的牵线搭桥下,通过实地考察,有几家日本羽绒厂商和无锡当地的羽绒加工厂建立了联系,后续发展成为长期贸易合作伙伴。这是一阙《无锡旅情》乐章中日合唱的现实版结下的硕果,这趟无锡之旅可谓不虚此行。

家面露倦色,但还是打起精神参加了当地政府举办的欢迎晚宴。在大家品尝了无锡美食之后,我站起来说:“诸位一路辛苦了,为给晚宴助兴,我斗胆献歌一曲。”

抵达成无锡天色已晚,尽管外面露倦色,但还是打起精神参加了当地政府举办的欢迎晚宴。在大家品尝了无锡美食之后,我站起来说:“诸位一路辛苦了,为给晚宴助兴,我斗胆献歌一曲。”

抵达成无锡天色已晚,尽管外面露倦色,但还是打起精神参加了当地政府举办的欢迎晚宴。在大家品尝了无锡美食之后,我站起来说:“诸位一路辛苦了,为给晚宴助兴,我斗胆献歌一曲。”

抵达成无锡天色已晚,尽管外面露倦色,但还是打起精神参加了当地政府举办的欢迎晚宴。在大家品尝了无锡美食之后,我站起来说:“诸位一路辛苦了,为给晚宴助兴,我斗胆献歌一曲。”

抵达成无锡天色已晚,尽管外面露倦色,但还是打起精神参加了当地政府举办的欢迎晚宴。在大家品尝了无锡美食之后,我站起来说:“诸位一路辛苦了,为给晚宴助兴,我斗胆献歌一曲。”

的旋律立马感染了在座的日本客人,引发强烈共鸣,他们纷纷鼓掌叫好,开始时有几人轻声唱和,唱着唱着,随着越来越多的人加入,很快歌声大作,我的独唱演变成了集体大合唱,把晚宴的气氛推向了高潮,歌声中,大家旅途的疲惫也一扫而光。第二天,在去往产地参观的大巴车上,我拿出事先在日本买好的《无锡旅情》卡式录音磁带,放在车载音响上播放,日本客人一边望着车窗外美丽的无锡风光,一边跟着录音带哼唱。就这样,一路上伴随着《无锡旅情》的悠扬歌声,他们兴致勃勃地参观了羽绒产地,加工厂,游览了旖旎太湖、鼋头渚,亲临其境体验了一把歌词中描绘的异国风情:“从上海过苏州,坐上火车驶向太湖畔水乡无锡。小船摇曳走运河,古老帆船在疾行,远处的小岛,美丽的三山,鹿顶上望太湖……”在圆满结束访华行程返回日本时,日本客人异口同声地表示,这次访华非常成功,收获颇丰,特别是无锡之旅给他们留下了难忘而美好的印象。而最大的收获莫过于,在我的牵线搭桥下,通过实地考察,有几家日本羽绒厂商和无锡当地的羽绒加工厂建立了联系,后续发展成为长期贸易合作伙伴。这是一阙《无锡旅情》乐章中日合唱的现实版结下的硕果,这趟无锡之旅可谓不虚此行。

醒来的荷,白色的花蕾,淡雅、高洁、温润,如一池碧水相互映照,鲜亮洁净。轻慢柔和的风吹过,亭亭玉立在风中摇曳出一股幽香,沁人心脾。碧翠的荷叶轻轻地、柔柔地托着白色的花蕾。

而这洁净如玉的天然姿色,靠的是伸展根须在塘泥之中。恰是从这乌黑的泥水里啊,方才渗出如许的缕缕花香,绽出如此的盈盈花容。

荷花美,塘泥也美;荷花美出污泥,塘泥美在奉献。塘泥在生命的养育池里,默默地发酵,吸纳着阳光和空气,供养起连着血管和脉络的骨肉。以丰沃的怀抱,孕育着荷花,以静静的心态,营养着莲心,以再次伸展的养分,抚育出藏于泥土深处的塘藕。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美加在一起,才是荷园的全貌。

咕咚咕咚,锅盖一掀开,诱人的香味溢满厨房。奶奶从锅里夹起一块肉,“呼呼”地吹着热气,我早已迫不及待地在跟前咽口水了。“煮烂了吗?嚼得动吗?”奶奶笑着问我。“嗯嗯,可以了。”我这个“试吃官”总算是辱使命,“我还要。”奶奶总是把整只鸭腿夹到我的碗里,开心地看着我吃。鸭肉鲜嫩味美,芋艿也不甘当“配角”,吸收了鸭肉的鲜美,轻轻一抿就融化在嘴里。最绝的是和着芋艿汤的汤汁,拌在饭里,那就是“下饭神器”。

……已经好多年没吃过奶奶做的菜了。上次回家还是去年过年,奶奶已经80多岁了,腿脚不好,大伯每天来家里帮她做饭。临分别时,奶奶执意要送送我。我牵着她的手,感觉像握着一片枯萎的叶,好害怕风随时要把它吹散。这双布满皱纹的手,曾经牵着我走过童年的大街小巷,曾经抱着我度过怕黑的夜晚,也曾经为我端上那一碗美味的芋艿烧鸭。我走到马路对面了,看见她还站在那里。我挥挥手让她回去,她也向我挥挥手。走到马路就要拐弯的地方,我回头,她已经往回走了。远远地看着她的背影,才发觉,奶奶瘦了那么多,整个人好像缩小了一圈。我心头一酸,奶奶的背影模糊了起来。“一场秋雨一场凉”,又到了吃芋艿烧鸭的季节。凭着小时候的记忆,我也开始学着做起了这道菜。因为我想,“今年回家,我一定要让奶奶也尝尝我的手艺。”

# 荷园一瞥

冯锦富

醒来的荷,白色的花蕾,淡雅、高洁、温润,如一池碧水相互映照,鲜亮洁净。轻慢柔和的风吹过,亭亭玉立在风中摇曳出一股幽香,沁人心脾。碧翠的荷叶轻轻地、柔柔地托着白色的花蕾。

而这洁净如玉的天然姿色,靠的是伸展根须在塘泥之中。恰是从这乌黑的泥水里啊,方才渗出如许的缕缕花香,绽出如此的盈盈花容。

荷花美,塘泥也美;荷花美出污泥,塘泥美在奉献。塘泥在生命的养育池里,默默地发酵,吸纳着阳光和空气,供养起连着血管和脉络的骨肉。以丰沃的怀抱,孕育着荷花,以静静的心态,营养着莲心,以再次伸展的养分,抚育出藏于泥土深处的塘藕。看得见和看不见的美加在一起,才是荷园的全貌。